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春秋配

第一回 酒邀良友敦交誼 金贈偷兒見俠情

世上姻緣有定，人間知己難逢。堪欣全如又全空，何妨受些驚恐。只因閨名一韻，錯訛正在其中。將功折罪荷皇封，孤鸞喜配雙鳳。右調《西江月》

話說大明天啟年間南陽羅郡有段姻緣，真是無意而得，遇難而成者，其人姓李名花，表字春發，生得容貌端方，性情文雅。胸藏五車之書，才超眾人之上。青衿學子，尚未登科。不料父母早亡，並無兄弟，孤身獨處。中饋乏人，只有老奴李翼朝夕相伴。但他功名上不甚留心，林泉中卻極著意。一日獨坐書齋，恰當重陽時節。正是：

霏霏細雨菊花天，處處笙歌共綺筵。

九日登高傳故事，釀來落帽是何年。

這李生在齋中寂寞無聊。偶爾閒步，見梧桐葉落，黃花正芳，不覺酒興甚深，一聲就叫李翼過來。李翼忽聽主人呼喚，忙到面前說：「相公有何吩咐？」李生道：「今日重陽佳節，收拾酒肴，待我夜飲。」李翼道：「飲酒登高方為避疫，正該白晝，何必夜飲。」李生道：「你原不知九月九日，乃是李陵在番登台望鄉之日，後人登高，依古托言避疫。飲酒最樂，你去沽酒，我在這裡看李陵在番的古文一回。」李翼聞言，不敢怠慢，說：「小人即去，安排酒肴便了。」竟自退去。李生打發李翼去後，翻閱了一回史書，又朗誦了一遍歌詞。不覺夕陽在山，眾鳥歸林，已到黃昏時候。只見李翼走來，說：「酒肴俱已齊備，請相公夜消。」李生道：「你且迴避，待俺自酌自飲，以盡九日之歡。」李翼應聲去了。李生飲著一盞茱萸美酒，對著一盆茂盛黃菊，盡興而飲。這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李生同學中一個朋友，姓張名言行。生得相貌魁偉，勇力過人。卻是滿腹文章，功名順利。前歲鄉試已竟登科，及至次年聯捷又中了進士。不料場後磨勘，因查出一字差錯，竟革去了前程。自此以後，居處不安，常常憤恨說：「我有這等才學，何處不可安置。什麼是先得後失，這樣掃興。難道就家中悶坐了結此生罷了。近來，幸喜集俠山好漢請我入伙，倒是稱心滿意的事。所謂不得於此，則得於彼。不免打點行囊，飄然長往，有何不可。我想羅郡紳衿，唯有李花與我最厚，何不到他家一別，以盡平日交情。」竟移步走到李春發門首，叫聲：「有人麼？」李翼聞聽開了門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張相公。」忙報主人知道。李生急忙迎出，道：「仁兄從何處來，快請庭中一坐，少敘闊情。」張言行道：「有事特來奉告。」二人遂攜手進了中庭，分賓主坐下。李生忽見張言行滿眼垂淚，問道：「仁兄為何落淚？」張言行道：「賢弟不知，愚兄自遭革除之後，居處不寧，幸喜集俠山眾好漢請俺入伙，不久就要起身。你我知己好友，故此明言相告耳。」李生聞言，大驚失色道：「集俠山入伙，豈是讀書人做的事？誠恐王法森嚴，仁兄再請三思，不可造次。」張言行道：「俺張言行入世以來，義氣包身，奇謀蓋世。既遭革退，功名無成，何年是出頭日子。若碌碌終身，死不瞑目。」李春發道：「不然，讀書的人處在世間，趨福避禍，理之當然。儻逆之事，豈可亂行。況且富貴貧賤，憑天主張，何必如此激烈。」張言行拍案大叫道：「俺生平不知道什麼禍福，比不得古聖賢省身學問。我想愚兄抱些才略，自當雄壯其膽，做些人所不能為、不肯為、不敢為的事業出來，方能驚天動地，嚇人耳目，才是英雄。若斤斤自守，受人挫折，實不甘心。主意已定，無煩賢弟攔阻，就此告別罷了。」李生又挽住衣袖道：「仁兄執意如此，小弟也不敢苦勸。現成肴酒痛飲幾杯，權當送行何如？」張言行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李生吩咐李翼掌上燈，快將酒燙來。李翼答應，遞過酒來。李生說：「待我奉仁兄一杯。」張言行道：「相交好友，何用套言。」李生道：「遵命了。」二人坐定，飲了數巡。李生開口道：「小弟有一言，還望仁兄裁奪。想老仁兄乘七尺之軀，那綠林中勾當，豈可輕易入伙。倘官兵一到，何處躲藏，到那時節悔之晚矣。況且仁兄具此才學，重新再整舊業，脫綠換紫，亦甚易事，何苦輕投逆類，豈不有玷家聲。」張言行聞聽鼓掌大笑道：「賢弟真個是個書呆，出言甚是弱懦。但願到集俠山，大事定妥，便可橫行天下，何事不可為。方覺痛快，愚兄酒已醉了，就此告別。」李生又攔住道：「夜已深了，請到上房同牀夜話，俟明日早行，豈不兩全。」張言行無奈，只得依從道：「也罷，應是如此。」李生遂喚李翼鋪設停當，兩人攜手同行，到了臥房，不肯就寢，重新擺上酒菜來同飲。說了些古人不得志話頭，又講了些豪傑本領不受人拘束的言語，甚是歡騰。聽得譙樓二鼓聲急。暫且按住不表。

卻說羅郡中有個做賊的，姓石名喚敬坡，吃喝賭嫖，無所不做。每日在博場中輸了錢財，手中困乏，即做那夜間的勾當。這日又因無錢使用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石敬坡生來身似燈草，飛簷走壁，穩如平地。因母老家貧，沒奈何做此行徑。又緣賭博不利，偏偏要輸錢。這兩日甚是手乏，趁今夜風急月暗，聞聽李花家產業豐厚，不免偷他些東西，以濟燃眉之急。此刻已過二鼓時候，正好行事。」遂轉彎抹角，來到李家門首。石敬坡望了一望道：「好大宅院，待咱跳過牆去相機而行便了。」只見他將身一躍，已坐牆頭上邊。又將身一落，已到院內。雖然腳步輕巧，亦微有響聲。只聽得犬吠連聲，驚醒院公李翼。聞得狗叫不比往日，慌忙起身來，道：「狗聲甚怪，想是有賊，不免起去瞧瞧。」遂開了門，四下張望。卻說石敬坡見有人開門，只得潛身躲在影身所在，裝作貓兒叫了幾聲。這也是賊人慣會哄人的營生。李翼吓了一口道：「原來是一隻貓兒，將我吃了一驚。進房睡去罷。」石敬坡在暗中喜歡道：「險些兒被這老狗打破了這樁買賣。」停了一時，見無響動，方敢跳出身來，向上房一望，燈尚未熄。怕有人未眠，不敢輕易上前，又在暗處暫避。這是什麼緣故，只因張李二生，多飲了幾杯，講話投懷。已過三更時分，精神漸漸困倦，又兼酒氣發作，二人竟倚桌睡去，哪裡竟料到有人偷盜。這石敬坡站立多會兒，見寂無人聲，便悄悄走到門邊。並未關掩，又向裡一張，見蠟燭半殘，滿桌子上杯盤狼藉，兩位書生倚桌而眠。石敬坡暗笑道：「原來爛醉了。待咱將竹筒吹滅了燭，現成肴酒等我痛飲幾盞，以消饑渴，有何不可。」遂移步到桌邊，把壺執定，托杯在手，然後吹滅了燭，自斟自飲，滿口誇獎好酒，多喝幾杯，壯壯膽氣。又喝幾杯，忽道一聲：「呀！不好，渾身都軟了，想是有些醉意。」正然自己言語，只見張言行猛然驚醒，看旁邊有人，遂大呼道：「有歹人！看刀。你是做什麼的？」李春發亦自驚起。嚇得那石敬坡，戰戰兢兢，寸步難行。只得跪下說道：「請爺爺聽俺下情，小的石敬坡，既無買賣，又少田園，家道蕭條，上有八十歲老母，忍饑受餓，無計奈何，做這樣犯法的勾當，望爺爺可憐饒命。」張言行喝道：「呸！定然是少年不作好事，諸處浪蕩，任意賭博，才做這黑夜生意。待我殺此狗頭。」才待要斲，李生慌忙扯住道：「我勸仁兄且息雷霆，斷不可結果他的性命，他也是為窮所逼，無法可施。這一次且將他恕過，仁兄且請坐下。」張言行放下刀，說道：「太便宜他了。」李生遂叫李翼過來，快取白銀三兩，綿布兩疋，與石敬坡拿去。李翼不敢違命，遂各取到，說：「銀布在此。」李生道：「著他拿去。」石敬坡道：「蒙爺爺不傷性命，感恩不淺，怎敢受此賞賜。」李生道：「今日被擒，本當送官，念你家有老母，拿去供養你母親罷。」石敬坡叩謝道：「他日不死必報大恩。」李生道：「誰要你報，但願你改過就是了。」李翼送他出去。這石敬坡因禍得福，攜著銀布千恩萬謝，暢心滿意而歸。張言行方說道：「愚兄告別。」李生道：「天明好行。」張言行道：「天明初十日，還要送舍妹到姑娘家去，沒有久停的工夫。」李生道：「仁兄可再住幾日，容小弟餞送。」張言行道：「賢弟既蒙厚愛，明朝到烏龍岡上相別罷了。」李生道：「你我相交多年，一旦別離，小弟心中實不能忍。」張言行道：「後會有期，何必如此。」李生道：「只得遵命，到烏龍岡奉送便了。」二人移步出了大門，相揖而別。正是：

從來名士厄逢多，誰許拊膺喚奈何。

後會難期應灑淚，陽關把盞醉顏酡。

二生相別，不知後來還能會面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